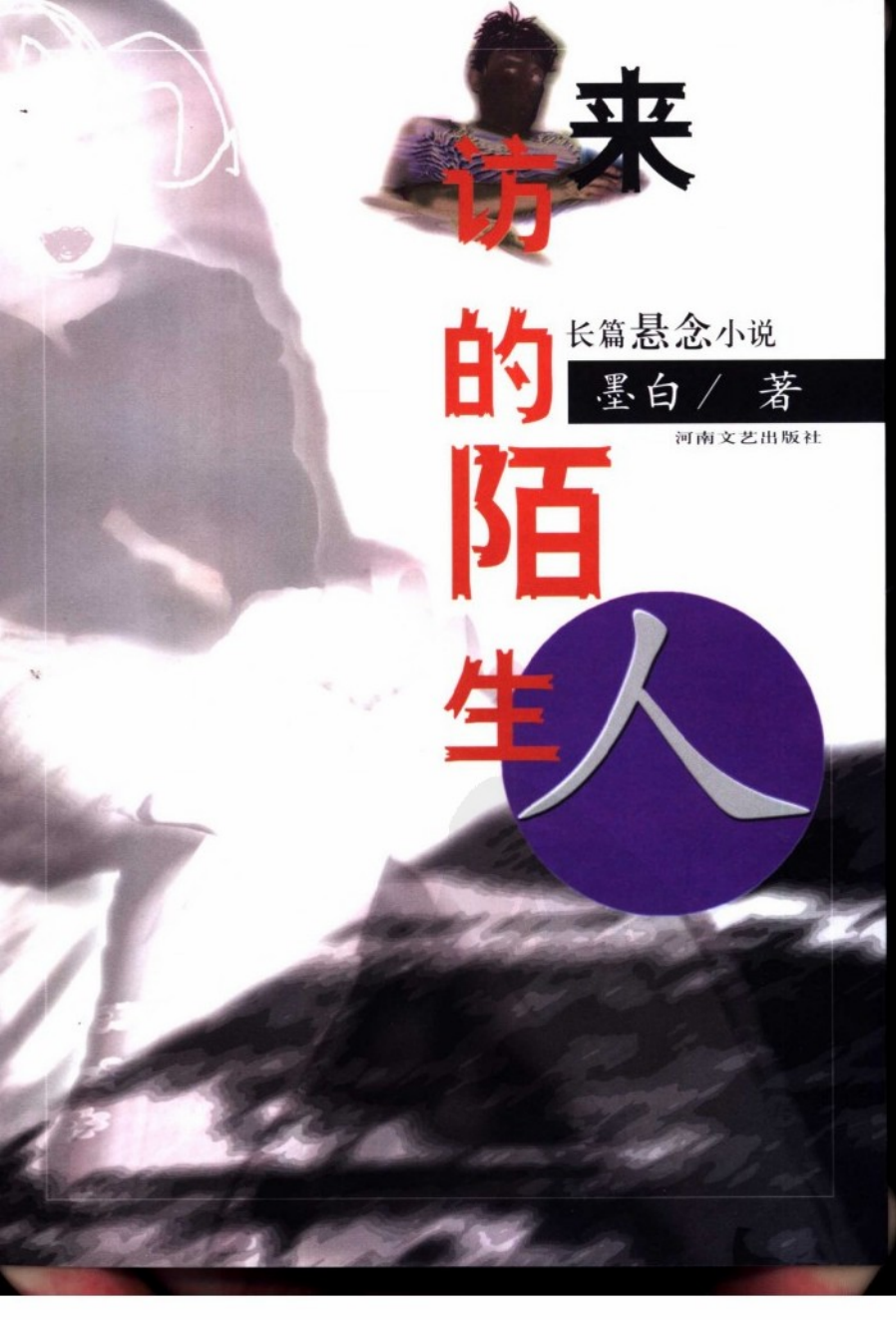




来
访

的
陌
生
人

长篇悬念小说

墨白 /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这是一部
充满神

秘和悬念的小说。

墨白小说里的神秘色彩，

来自现实中那些我们无

法把握的生活，

来自我们

无法把握的命运，

来自那些

不可预测的未来。

但他的小说是贴

近那些生活在社会

底层的人们心灵的

叙述。尽管我们无法

把握现实生活中的

神秘，但他

的笔触仍旧

指向生命和激情，

那种发自内心

深处的呐喊穿越

了他的整个文本，

也穿越了历史

和生命。

他那种近似沙

哑的声音使我们

深深地感动。

长篇悬念小说

来访的陌生



ISBN 7-80623-405-5



9 787806 234051 >

ISBN 7-80623-405-5/1·316 定价 15.60 元

来 访



的 陌

墨白 / 著

长篇悬念小说

河南文艺出版社

生

人

舟

舟

PDG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来访的陌生人/墨白著. —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
2003.7

ISBN 7-80623-405-5

I. 来… II. 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9763 号

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开本	32
本社地址	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印张	8.5
邮政编码	450002	字数	177000
承印单位	安阳市印刷厂	印数	1—4000
经销单位	各地新华书店	版次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纸张规格	890 毫米 × 1240 毫米	印次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80623-405-5/I·316	定价	15.6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单位联系。





船學

PDG 作者 墨白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第 一 章 瑛子 (1)

来访的陌生人 (1)

陌生人又逐个把我们看了一遍,他那种审视的目光我都快有些受不住了。好在他很快就把目光收了回去。最后他好像下了很大的决心,又好像是自言自语:“好吧……我先让你们看一样东西。”

《而已集》 (6)

周探长翻动着那本薄薄的小书,一种焦脆的声音轻轻地从书本里发出来。等翻到最后一页,他抬起头来看着那个陌生人说:“那个旧书摊在什么地方?”

推演) (11)

这时老许说话了:“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我们对各种情况都要进行推测和假设。比如,陈平为什么突然离开了那里,她为什么一去就查无音讯?她是不是那个镇上的人?”



第二章 孙铭 (14)



旧书摊 (14)

……我突然间又感受到了那个神秘的目光的存在，你在哪儿注视着我？我一边往旧书摊走一边四处寻找着那又隐藏在暗处的注视着我的目光。你是谁？

神秘的旧仓库 (18)

我从地上站起来，继续四处察看，我想看到那个我要找的人，可是这里除了四处奔跑的老鼠和飞舞着的苍蝇，我什么也没有看到。他在哪儿？这时我突然看到在一个旧油桶的后面伸出一条腿来，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里，我身上的毛孔都爹了起来……

第三章 瑛子 (25)

收废品的老万 (25)

阳光在我的眼睛里仿佛梦中的一些金光闪闪的碎片，这使我感到了茫然。我回头看了一眼从旧仓库里走出来的周景林，我想，这就是我们寻找那个名叫陈平的陌生女人的开始吗？

太平间 (31)

在暗淡的光线里，我们看到一个人躺在床上，有一条白色的被单盖在那个人的身上。在那个人的周围摆满了大小不等的冰块。

沉默的少女 (36)

她又把眼睛闭上了，她不再看我们。我看到有两

行泪水从她的眼睛里流下来。接下来无论我们怎样努力,她连眼睛都不愿意睁开……

第四章 孙铭 (46)

三张纸条 (46)

就在这个时候我听到门口有咳嗽声,我转过脸去,看到有一个陌生人立在门口,那个人十分高大,他的身子几乎堵实了我的门口,因而屋里的光线暗淡下来,空气也闷热起来。我说:“你找谁?”

第五章 瑛子 (57)

一个神秘的人物 (57)

周景林看了一下手表说:“现在是八点半,时间还不是太晚,老许,这样吧,你先在这儿守着,我和瑛子再到她住的地方去一下,在那里,我们总会找到一些别的线索。”

匿名电话 (62)

老许说:“他要是知道了,根本用不着和我们这样拐弯抹角的。问题是谁先后给他们打了两个匿名电话?”老许说完陷入了沉思之中。大概过了十几分钟,周景林回来了,没想到他又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意外的消息。



美容院老板娘 (69)

我看到她拿烟的手有些微微地颤抖,看上去她的内心十分复杂。……从窗子上照过来的光亮使我看清她的脸色有些苍白,我知道那是过夜生活的女人常

有的脸色。后来我们就离开了那里,但是在我们赶到急救中心的时候,那里又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那个名叫小梅的产妇突然失踪了。

失踪 (75)

这种情况的出现确实十分复杂。可是我想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最关键的还应该是那个突然失踪的小梅。这个小梅现在在哪里呢?

第六章 孙铭 (84)



虹云宾馆 (84)

这是一场骗局吗?我得把情况弄清楚,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我说:“你再仔细想想,昨天那几个人是怎样找到你的?”

第七章 瑛子 (98)

被遗弃的婴儿 (98)

接下来我就要到周景林的暗室里去冲洗胶卷,这胶卷上有周景林刚刚偷拍下来的孙铭的照片。这是我们计划的一部分……

第八章 孙铭 (104)

重返旧仓库 (104)

我想,现在我应该离开这里,今天晚上我再自己来找一找他,如果这个老头儿真的和那个幕后人有关,我也好自己来解决这个事情。在我们走到院子里的时候,老许突然停了下来……



谁是幕后人？ (110)

随后我就来到了客房。进去的时候闻到一股烟味，我心里很紧张，那烟味告诉我，这里有人来过。我知道小梅是从来不吸烟的，是谁在这间房子里吸烟了？

第十二个陈平 (123)

说着她一下子拉掉脖子上的纱巾，把竖起的衣领也放下来，露出了左边脸颊上一直到脖子的那块被烧伤的疤痕……

第九章 冯少田 (130)

长发男人 (130)

我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条给他压在了酒杯下，我说：“明天他们要是来找你，你就领着他们到这个地方去。”

第十章 瑛子 (135)

脸上有疤的女人 (135)

周景林没有说话，我们沿着楼梯往下走，走到一半的时候，周景林突然停了下来，他说：“你注意到她脸上的疤痕了吗？”

第十一章 冯少田 (148)

我的叔叔 (148)

叔叔自己倒了一杯水喝了一气说：“我一直没有

弄明白，你这样干的目的是什么？”

第十二章 孙铭 (154)

三个女人 (154)

一听到这个声音我差一点晕过去，我的天，是小梅！怎么会是她？谁来的这一手？是那个幕后人吗？是冯少田吗？你这一手可真够绝的……我用手捂着有些发痛的心口，我的头有些发蒙……

寻找 (166)

“哦……”我对她点了点头，说，“这我知道。”是那个逃犯。那个判了二十年的逃犯，他怎么会知道这个地方？他手里怎么会有这个房间里的钥匙？

第十三章 瑛子 (178)

死亡 (178)

一个警察拿着相机在死者的各个角度进行拍照。照相机上的闪光灯在死者的身上一闪而过，老万那睁着的眼睛使我感到恐惧。



自杀者 (185)

我们确实在旧仓库门口的黄泥地上，也就是那辆三轮终止的地方，看到了明显的拐杖吃进泥土里所留下的几个圆圆的间距相等的小洞。那是那个只有一只腿的残疾人走进旧仓库时所留下的痕迹。

第十四章 冯少田 (195)

阳光下 (195)

当那个脸上有胎记的男青年把那本《而已集》和你保存的那些书信送给我的时候，我真的惊呆了，我不敢相信这是事实，我觉得我是陷在一个深深的梦境里。

第十五章 孙铭 (202)



意外 (202)

我们又在房子里找了一遍，最后在阳台上发现了父亲。那个时候父亲像一条落水狗一样蜷缩着身子躲在墙角里，他的脸色苍白，双手搂在自己的胸前，我伸手去拉父亲，我感到他的手像冰一样凉。

第十六章 瑛子 (212)

事实真相 (212)

我送小梅和那个男人出去，看着他们上了车，等那辆车开走之后，我回过身来，才看到她的三轮车就在暗处里。我一看到那辆三轮车就知道是她。我走过去，看到她呆呆地坐在那里。

附录：写作是通过现实表达精神的过程

——关于墨白小说的对话 (220)

后 记 (261)

第一章 磁子

来访的陌生人

上午十一点的时候，老许突然接到了一个陌生人的电话，说他要到我们的私人事务所来。老许本来已经安排了一件别的事情，可是那个人点名要见老许，老许只好打电话和他的朋友另约了时间，专意留下来等候那个陌生的来访者。

这是一个由老许牵头干起来的民间私人事务所，专门接办一些当事人处理不了的，具有隐私性质的事务。那些事件大都包裹上了一种神秘的色彩，或者说具有一定的难度，应该说这是一门新兴的具有刺激性的行业。在我看来，除此之外她还有些律师事务所或者心理诊所的特质。老许微笑着对我说：“可以这样理解，但我们更看重她的神秘性，更看重她的不可预测性。”老许是一个精明而稳重的人，在退休之前，他是一家律师事务所的资深律师。他之所以要干起这家民间私人事务所，是他多年来对这个社会观察和认识的结果。

与他合伙的是一个名叫周景林的中年人。这是一个曾经

下乡当过知青，喜欢福尔摩斯喜欢得有些不正常的人。他曾经私下对我说：“瑛子，我这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在公安局里干刑侦工作。”很可惜，他这前半生所干的工作跟探案什么的连边也不沾。他从乡下回来就到一个铸造厂当了一名车工，一干就是十几年。尽管现在他已经下岗，但是他仍然喜欢福尔摩斯，这或许就是老许乐意让他入伙的重要原因。

老许曾经和周景林半开玩笑地说：“好了，这下你就成了私人侦探了。”我说：“那我往后去就喊他探长了？”我觉得老许的话有些夸大其辞。就我来到这家事务所一个月的经历来看，周景林不但没有去侦破一件案子，就连基本的工资也没有保证。我有没有工资无所谓，反正还没有开学，在家闲着也是闲着。我在大学里已经读了三年枯燥无味的法律，真是腻透了，出来跑跑真是不错。但是周景林不能没有工资，他还要养家活口，可是谁能想到一个月里我们所里只接了一个客户呢？

那个愿意接受我们服务的是一个名叫郑风兰的中年妇女。她三十岁上得了一个儿子，没想到智力还不正常，从五岁那年就开始跑丢，几乎平均一年一次。最后这一次都快有一个年头了。但是老许仍然满怀信心地说：“你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一句话就感动得郑风兰痛哭流涕。可是看看周探长那满脸的愁云，你就能知道这件事成功的希望有多大。

当然，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个突然出现的陌生人会给我们一个意外的机会。那个即将到来的，充满神秘、充满玄机的事件给我的这段暑假生活涂上了一层桃红一样的色彩。当然这是后话。

后来我想起了老许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老许说：“这是一个不可预测的世界，我们不知道在即将到来的那一刻会发生什么

事，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随时都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经过那次事件的证明，我觉得老许差点就成了李耳，那个又叫老子的人，还差点就成为马克思了。

那天我们心里都充满了希望，那希望随着走廊里响起脚步声离我们越来越近了。老许回头看了我和周景林一眼说：“他来了。”

说着他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下来，顺手拉过一本书，翻开放在自己的面前。我们屏着气，听着那个脚步声从走廊里一下一下地传过来，最后在我们的门前停住了。我想那个陌生人现在一定把他的目光落在了我们门口挂着的那个金底黑字的方牌上。那个上面写着“民间事务所”下面写着外字母的长方形的牌子，以前在我看来是一件奢侈品，可是这会儿我突然意识到了它的重要。那牌子一定给了那个陌生人一个很好的印象。还是老许说得对，人还是得讲些脸面的。老许说：“门面很重要，这就像你们这些女孩子出门前总要化妆一样。”这本来都是一些很简单的道理，可是真要弄明白还不是那么容易。就像老许前面说的那句很哲学的话，要不是这个突然出现的陌生人和接下来发生的一件又一件出人意料的事件，怕是我这一辈子都难体会这么深刻。

由于当时我正沉浸在对某件事情的思考中，现在我已经记不起来那个陌生人是怎样走进我们事务所的，他好像是突然间从天而降，一下子就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这是一个皮肤很白，衣着十分讲究的中年男子。他的手里除去一个公文包外，还有一部手机。那个时候我没有看到他的眼睛，因为他还戴着一副墨镜，他站在那里，有一股夏日的炎热被他带进屋里来。

老许从桌子前站起来，他看着那个陌生人说：“你是……”

那个陌生人这才摘下墨镜，尽管天气炎热，但我还是从他的眼睛里感受到了一丝冰冷。他没有说话，而是拿眼睛把我们逐个看了个遍，那具有审视意味的目光最后落在了老许的身上。他说：“你就是老许？”

老许说：“对，是你刚才打过来的电话？”

陌生人说：“打扰了。”

这个陌生人说话有些偏离常规，但从说话的语气上来判断，他是一个办事果断、见过世面的人。当然老许也吃过大盘青芥。老许顺着那个陌生人的话说：“哪里哪里。”老许一边说一边伸手把那个陌生人让到了沙发上。老许随着那个陌生人在沙发上坐了下来，他先看我一眼，然后对那个陌生人说：“请问，先生贵姓？”

陌生人说：“姓孙。”

或许是为了改变一下屋里的气氛，老许说：“噢……赵钱孙李，你们孙姓可出过许多大人物呀，光做皇帝的就有几个，孙权、孙中山，还有个大军事家孙子……”

我觉得好笑，为了一项业务，老许你也不至于去这样拍人家的马屁，我说：“还有孙悟空。只是你老许家没有出过什么大人物。”

老许说：“怎么没有？《智取威虎山》里的许大马棒。”没想到这句话倒把那个陌生人说笑了。老许似乎很得意。

看着老许不慌不忙的神情，我心里都有些急了。我说：“老许，人家孙先生是来谈业务的，你看都快十二点了，还不快言归正传？”

老许这才郑重地看着那个陌生人说：“孙先生，我们能为你做些什么？”

陌生人没有回答老许的问话，而是从包里掏出一盒烟来，他看了我一眼说：“可以吗？”

我说：“只要我在，这里就是无烟区。不过你是客人，客人是应该受到尊敬的。”

陌生人看了我一眼，我感受到他的目光发生了一丝细微的变化。“小姐贵姓？”

我说：“免贵姓李。”

陌生人笑了一下说：“你这才是大姓呢，李渊、李世民、李隆基，都是皇上。”

我说：“还有太监李莲英呢。”

众人都笑了。陌生人在笑过之后说了一句很著名的话：“哪儿都有左中右嘛。”我不说你也明白，这句话带有某段历史的痕迹。我们那位教中国古代哲学的童教授就爱说这句话。童教授的样子长得有些像我们在许多寺院里都能见到的布袋和尚，他常常用手抚摸着他那光秃秃的头顶对站在他身边的女生说：“哪儿都有左中右嘛。”实际我们都挺讨厌他那种肉麻的笑声。现在陌生人在说完那句话之后，拿起烟盒来对一直坐在一边没有说话的周景林晃了晃。周景林对他淡淡地笑了笑，并对他摆了摆手。陌生人又给老许让烟。老许也对他摆了摆手。从我的感觉来看，陌生人不同于我们的那位弥勒佛，尽管他们说出同样的话来；这位看上去不但办事果断，而且事事还很细致。在这个时候，周景林和老许都在悄悄地观察着这个陌生的来访者。那个陌生人也感觉到了他们的目光。他把那支没有点燃的烟重新放回到桌子上，抬起头来说：“这里就你们几位？”

老许说：“兵在于精嘛。如果你业务上需要……”

陌生人打断了老许的话说：“足矣足矣。”随后他又说：“忙